

山东博兴县创新非遗柳编技艺

# 匠心编柳 妙手生花

本报记者 李蕊

## 守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

“与人同高的灯笼，你见过吗？”未进家门，老贾先卖起关子。

跟随老贾的步伐，一入庭院，便见一盏巨型灯笼悬于树旁，定睛一瞧，整个灯笼没用一颗钉子、一根绳子，却非常牢固。原来，灯笼是由柳条编织成的1万多把“鲁班锁”组合而成。

老贾名叫贾流远，是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柳编匠人。博兴柳编技艺历史悠久，据记载已有800多年历史，2011年5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近年来，博兴县一批手艺人潜心研究柳编技艺，创新产品样式。巧手之下，老手艺人呈现新面孔，古老非遗“编”出新花样。

### 柳编越做越新潮

作为博兴县湾头村有名的“巧匠”，老贾虽年过七旬，手艺却不减，村里人常称赞：“老贾手艺是宝，柳编越做越新潮。”

老贾在20多岁时，开始学做柳编，“当时家家户户做柳编，大多是簸箕等物件。”后来，柳编销量下滑，相关制品逐渐被替代，不少手艺人开始另谋出路，可老贾始终认为，手艺不能丢，天天琢磨怎么把老手艺做出新意来。

灵感从哪儿来？一次外出旅游时，老贾发现不少古建筑都有一种榫卯相嵌、造型美观的“锁”。查阅资料后，他才知道那是鲁班锁。于是，他决定用“鲁班锁”编一盏灯笼。取6根柳条，每根长约3厘米、宽不足1厘米，在每根中间打孔开槽，一扣一合、一卯一榫，便做成了第一把“锁”。

做“鲁班锁”是个技术活。材料要标准，做工须精细，每一把“锁”都需仔细打磨。用时3个多月，老贾终于做成了这盏灯笼。在简陋狭小的工作室里，老贾打磨出一件件工艺品：龙虎鸟兽，栩栩如生；亭台楼阁，气势恢宏；飞檐流角，轻盈灵秀……所拟之物，件件精致。

这几年，不少人找到老贾，向他“取经”。老贾毫不吝啬，倾囊相授：“创作灵感源于积累；一在‘眼’，美无处不在，要善于发现；二在‘脑’，须勤于思考，把美融入创作；三在‘手’，

### 核心阅读

毫不起眼的柳条，可以编出来什么？1万多把“鲁班锁”组成的巨型灯笼，上海世博会展馆外墙，造型可爱的手工艺品……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重视国家级非遗项目博兴柳编传承发展，将非遗传承融入产业发展，融入乡村振兴，手艺人致力于创新编织技艺，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。

技艺要磨炼，精湛是成就美的关键。”

### 跨界编织建筑美

毫不起眼的柳条，竟能编出国家馆外墙？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，西班牙馆外墙以藤条为支撑，中间用杞柳编织物填充。从远处望去，流线型外观犹如起伏的波浪；从高处俯瞰，状若造型独特的“花篮”，令参观者惊叹不已。

这个巨型“花篮”，正出自博兴县陈户镇崇德村村民孙建光之手。走进他的家中，桌上堆满钳子、锉刀等器具，还有一沓未画完的图纸。50余岁的孙建光，从小就跟着姐姐学柳编。后来，博兴县建起工艺美术一厂，成立柳编创新小组。“进了小组，我大开眼界，一个篮子竟有上百种样式。”他说，受此影响，每编织一件作品，他都会仔细琢磨：编法可否创新？工艺能否改进？

2009年，孙建光接到编织藤条外墙的任务。“万千柳条，8524个藤条板，须严格卡尺、精确到毫米，且要经过防腐、干燥、塑形等10道工序。时间紧迫，既要美观，又要省时，传统编法行不通了，必须打开思路。”孙建光说。

多番尝试下，孙建光摸索出交织编、顺编等新编法，并手把手教给100多名工人。他与工人一同吃住在编织车间，历经3个月时间，耗费120吨藤柳，终于如期完成任务。



编织藤条外墙的过程中，孙建光解决了防腐、防火等多项工艺难题。“当‘藤柳外衣’亮相时，国外设计师竖起了大拇指。”孙建光说，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，因为他们把柳编文化推向了世界舞台。

上海世博会后，孙建光成了村里的名人，有人慕名而来，邀请他去“编织”新的建筑。“小屋用柳与竹结合编成，屋旁是苹果树，屋内有一张石桌，阳光穿透缝隙，洒落在地上……”孙建光在图纸上规划着他的新作。

他享受“施工”的过程，经常思考能否打破常规。“柳编建筑，强调绿色环保、与自然融为一体。在不喷漆的前提下，怎样使外墙呈现出不同颜色？”他在一次次试验中，研究出了“蒸煮变色法”：通过改变柳条的蒸煮时间，柳条可被染为浅咖、深咖、黑等不同颜色。

柳编与建筑跨界巧妙融合，孙建光“盖”起了民宿小屋、节庆“拱门”、景区“雕塑”。“要不断改进技艺、突破创新，让建筑彰显文化内涵，让柳编焕发新的生命活力。”孙建光说。

### 柳编赋彩新生活

脚踩小板凳，膝盖略抬高，两腿夹牢手中编织物，若织毛衣一般，柳条在王贵芝的指尖翻飞。纵横有法，经纬分明，每打一条横线，她都要使劲勒紧，密密实实，不留一丝缝隙。手指游走间，一只青蛙柳编手工艺品就诞

生了。80后王贵芝，曾在县城开过影楼。“结婚后，瞧见婆婆做柳编，我就在旁边学，耳濡目染下，我爱上了柳编。”王贵芝说，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转行做柳编。借电商“东风”，她销售起柳编、草编等手工艺品，并把摄影技术“嫁接”到柳编中。

推开工作室的门，仿佛进入一间影棚：桌上摆有一台电脑、一台单反相机，一旁还置有柔光灯、反光板，墙边整齐地放着两张白色背景布。王贵芝说：“作品要编得精致，还要拍得漂亮，这样才能更好呈现柳编的美。”

她将线上店铺中的产品销量、客户反馈等信息逐一汇总，通过分析数据，了解客户需求，有针对性地设计柳编产品。“设计一款新品，我会先通过软件来看哪种编法更美观，如果达到理想效果，再动手编。”王贵芝说。除了摄影师、设计师，王贵芝还是一名老师。近年来，博兴县投资建设了中国草柳编文化创意产业园，与高校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，共同设计开发草柳编特色产品。该产业园还被列为高校社会实践基地，当地柳编匠人化身课堂老师，让学生与非遗项目亲密接触。

接受采访时，王贵芝正忙着“备课”。“设计制作课堂作品，简单易学、美观实用，能让学生更好地走近非遗、学习非遗。”王贵芝说。图为博兴县柳编手艺人作品。

本报记者 李蕊摄



### 人物小传

任溶溶(1923年—2022年)：著名翻译家、儿童文学作家，童话代表作有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《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》等，曾先后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、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。(上海市作家协会提供)

他是童话形象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之父；他翻译的《夏洛的网》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，总字数逾千万字……

9月22日凌晨，著名翻译家、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在睡梦中逝世，享年100岁。

任溶溶曾说：“我做过的作品很多，但主要是儿童文学工作。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，万一我返老还童，再活一次，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。”

### “写作是我最爱做的事”

任溶溶，本名任以奇，1923年出生于上海，1945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。以前，每次被问到何时开始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，他总说：“只要晓得我女儿的年纪就好了。”

在女儿出生那年，任溶溶开始创作儿童文学，顺手“借来”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，以至于“很多小读者给我来信，开头就是‘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’”。渐渐地，“任溶溶”成了他和女儿共有的名字。任溶溶的心里好像住着一个大孩子，这份童心伴随他一生，成为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。他曾在笔端之年回忆：“写作是我最爱做的事。”他翻译的许多作品给小朋友带来快乐，也给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。

### “天生就是做儿童文学这一行的”

长期翻译儿童文学作品，对任溶溶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。他在《我叫任溶溶，我又不叫任溶溶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，有时感到很不满足，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，有时一面翻译，一面还对原作有意见，心想，要是让我写，我一定换一种写法，保管孩子们更喜欢。”

于是，他用小本子记下生活中的故事并尝试自己创作，创作了《我的哥哥聪明透顶》《爸爸的老师》等一批儿童诗。

1956年，任溶溶发表童话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。丢三落四的“没头脑”，别扭扭扭的“不高兴”，两个诙谐幽默的经典儿童文学形象后来被搬上银幕，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。

谈及创作过程，任溶溶曾回忆道：“当时距离截稿时间只有两个小时，所以不快也不行，半个小时就写了5000多字。”任溶溶曾说，他自己就是个“没头脑”。不过，他可不是“不高兴”，而是个大快活，感觉自己“天生就是做儿童文学这一行的”。

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回忆，任老在生活中非常有趣，是个乐天派，既受人尊敬，又非常受欢迎，“他的百岁人生，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门，新鲜、灵动、跳脱的想象力扑面而来”。

### “我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”

任溶溶是作家，也是儿童文学翻译家，通晓多国语言文字，翻译了大量英语、俄语、日语、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儿童文学作品。“一张纸、一支笔、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，一页一页‘爬格子’。”这是任溶溶眼中任溶溶的日常。他就像黄牛一样，在儿童文学这块土地上，一辈子笔耕不辍。

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《夏洛的网》《柳林风声》《木偶奇遇记》等儿童文学经典，经由任溶溶的翻译，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传。翻译完《夏洛的网》，任溶溶已经80岁了。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，任溶溶翻译的最新版本的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获得丹麦官方授权。这套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字数近百万，难以想象一位耄耋老人是怎样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。

2021年，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20卷本《任溶溶译文集》，成为任溶溶译著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。“整整一大箱，真正的‘著作等身’。”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颖空感慨，“翻译是一项寂寞的工作，如果不是热爱，怎么可能坚持一辈子。”

任溶溶曾说：“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写书。”在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单行本出版时，任溶溶曾写下一段话。他对小读者说：“我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。”

## 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行

本报济南9月26日电 (记者侯琳良)26日至28日，2022中国(曲阜)国际孔子文化节、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举行，来自不同国家、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嘉宾代表，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论坛。

自2010年创办以来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成功举办7届，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、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、广泛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。今年国际孔子文化节主题为“纪念孔子诞辰2573年”，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题为“人类文明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价值”，共设有1个主论坛、9个分论坛，将开展高端访谈、高端对话等40余场次论坛活动以及考察体验活动。

据介绍，本届活动更加注重人文综合性，将举办主旨演讲、高端访谈、高端对话、专题对话等14场主论坛学术交流活动。本届活动更加注重论坛国际化，更大范围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线上或线下参会，还将开展驻华使节齐鲁文化行、国际友城对话等活动。

本版责编：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

著名翻译家、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  
「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写书」

本报记者 曹玲娟



交响乐、民乐、舞蹈、诗歌跨界演绎

## 听！一曲流淌的二十四节气

本报记者 管璇悦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稚嫩的童声朗诵《二十四节气歌》，鼓声渐起，气势磅礴。接着，交响乐奏响，大屏幕上，火红的剪纸动画映衬出喜庆的氛围……一曲《立春》将万物萌动的勃勃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也在中西合璧中拉开了《万物生长》二十四节气交响套曲音乐会的大幕。

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智慧结晶，于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时光流转，古

老文化如何融入当代生活，彰显时代新义？近日，作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第三届艺术季的重点演出项目，这场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原创出品、中国电影乐团担纲演奏的音乐会奏出了独特的答案。

从《夏至——逍遥游》里竹笛、萨克斯、唢呐的“争奇斗艳”，到《白露——忆蒹葭》里和着交响乐的动情吟唱，再到《寒露——辞春秋》中箫声、琵琶声和翩跹舞姿的交相辉映，舞台上，以交响乐为基础，民乐、流行音乐、舞蹈、诗歌等众多艺术元素诗意碰撞，用

中西合璧、刚柔并济的方式演绎岁时节令之美。同时，灯光变换，大屏幕上，山林、荷塘、秋叶等节气画卷徐徐展开，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音画融合的自然乐章。

“在创作中我发现二十四节气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，我一直在寻找好的切入点，把抽象的东西呈现得更加深入浅出。”音乐会作曲、中国广播艺术团青年作曲家杨青说。春意、夏情、秋梦、冬蕴，4个乐章风格迥异，将节气的更替化为对音乐的想象，现场聆听，仿佛身临其境。谷雨，听到的是静谧的

雨中森林，风铃、鸟鸣、雨棍模拟鸟鸣和雨声；小暑，表现的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，清丽的古筝奏出荷花的风雅和摇曳；冬至，又能感受到热气腾腾的饺子宴，民族乐器三弦弹出地道的民俗味道……自然时序为曲，民俗风情当歌，讲述了对节气文化的深厚感情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。

据了解，今年4月，《万物生长》二十四节气交响套曲音乐会系列宣传片发布，并在海外平台推出。与世界共赏“中国风”，也是音乐会的初衷之一。“我们一直想用全新的艺术表达把节气文化展现在当代舞台上，历时5年的创作，经过多次采风、研讨，最终形成了这个多元、跨界、融合的作品。希望用世界通用的音乐语言去传播中国特色的节气文化，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。”音乐会总策划、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表示。

上图为《万物生长》二十四节气交响套曲音乐会演出现场。

朱黎江摄